

第一章 噩夢中的表妹來了

今冬的風雪比往年還要冷冽，整個京城都籠罩在一片白霜之中。

沈府後宅，鹿鳴小院。

連日大雪後的暖陽透過琉璃窗，落在安寧靜謐的閨閣。

屋內燒著地龍溫暖如春，藕荷色的床帳邊懸著一個精巧的銀紋香薰球，淡淡的蘇合香隨著風輪四溢。

此香最是安神，而錦被下的少女卻眉心微蹙，牙關緊咬，額上滿是細汗，半晌後她騰地坐起，手指無意識地揮動到了床頭的金鈴鐺，隨即發出清脆的叮鈴聲。

外間聽到動靜的大丫鬟杏仁快步走了進來，一眼便瞧見了自家姑娘，只見她青絲散亂面頰緋紅，正揪著被衾小口小口喘著氣。

杏仁緊張地坐到床畔，將她用錦被裹嚴實道：「姑娘這是怎麼了？」

床上的少女正是鹿鳴小院的主人沈嬪，她去年及笄，精緻的五官還未完全褪去稚氣，這會睜著迷離的鹿眼不安地四下亂看。

感覺到她的心緒不寧，杏仁便把人摟進懷中，輕輕拍著她的背柔聲哄道：「姑娘可是哪兒不舒坦？奴婢讓人去請白大夫進來。」

如此哄了好一會，沈嬪僵著的背脊才放鬆下來，皺著眉軟綿綿地道：「不要喊大夫，我只是……作了個噩夢。」

杏仁自小就伺候她，還從未見她嚇成這樣，不免好奇地道：「是什麼樣的夢？」

沈嬪不由得回想起夢中的事來。

夢中她身處在一個話本故事裡，最神奇的是話本與現實一模一樣。她的父親是東閣大學士兼太子少師沈成延，母親是永寧侯次女，夫妻恩愛和睦。

兩人生下兒子後，便一直很想要個女兒，等到她出生自是欣喜無比，給她取名沈嬪，待她如珠如寶，比她年長三歲的兄長，也從不在意父母的偏心，甚至比所有人都更寵愛維護這個妹妹。

她自出生起便順風順水，不僅幼時與太子定了娃娃親，容貌上更是繼承了父母的優點，貌美天成，她只要安安心心長大嫁給太子，往後等太子繼位，她當上皇后，便是全京城最順遂、最幸福的女子。

但在話本裡，她居然是個蠢笨歹毒的反派女配，而女主人公則是她的表妹。

表妹身世可憐，父母雙亡，進京投奔，初時，她也很同情表妹的遭遇，將院子分給她住，吃穿用度所有好的也都先給表妹挑選。

可漸漸的她便發現所有的寵愛都被表妹分走了，祖母與父親皆憐惜表妹，小小年紀命途多舛，待表妹比待她還好。

她那兄長則少年血氣方剛，同在一個屋簷下，很快被表妹勾得神魂顛倒，非表妹不娶，把對她的疼愛全給了表妹。

不僅如此，宮內的皇子乃至她的未婚夫，都對柔弱的表妹一見鍾情心生愛憐，將她撇至一旁。

家中還疼愛她的唯有母親，可母親身子孱弱在床。父親又意外醉酒與表妹的婢女有染，此事被母親知道後急火攻心病情加重，沒過半年就病逝了。

她將母親的死都怪到了表妹身上，不僅恨她害死了母親，還妒忌她搶走了所有人的寵愛，便開始對表妹百般刁難，但她使出的種種毒計都被表妹的愛慕者們一一化解，到最後，表妹風風光光做了皇后，而她則瘋瘋癲癲，家破人亡。

沈嬋便是被夢中自己恐怖的死狀硬生生嚇醒的，這會緩過神來倒沒那麼害怕了，反而覺得荒誕無稽。

先不說她從未聽過這個姓趙的表妹，便是真的有，這夢中的她也實在是太蠢了些。她衣食不缺反去嫉妒個父母雙亡無依無靠的表妹？她從小被夫子誇聰慧，又怎會一見表妹就變蠢，盡想些推人入水、下藥毒害的餽主意，簡直就像是話本子裡為襯托女主人公而存在的無腦反派。

且這故事裡的其他人也夠蠢的，為了個不知打哪兒來的孤女，就冷落自家女兒，她相信她爹娘是絕對幹不出這種蠢事來的。

沈嬋想著頓了頓，別人她都不擔心，唯有那不可靠的兄長……還真有可能被個漂亮表妹給蠱惑！

她這麼想著便扁了扁嘴，輕聲嘟囔道：「我夢見大哥哥敗光了家底，把爹爹活活氣死了……」

話音還未落下，窗牖就被人從外推開，一顆紅彤彤的棗兒，砰的一聲砸在了她的床畔邊，隨後響起道散漫慵懶的聲音——

「我若真敗光了家底，第一個便餓死妳。」

沈嬋訝異地抬頭去看，就見那人已熟練地攀著窗戶翻了進來。

這麼冷的天，他卻只穿了身棗紅色的錦袍，束髮戴冠，端的是少年意氣、神采飛揚，再仔細的瞧，便能發現兩人的眉眼有五分相像。

背後說人壞話，還被正主當場抓獲，饒是沈嬋臉皮不薄，也有些心虛地想往錦被裡鑽，「大哥哥，你怎麼來了。」

來人正是她的嫡親兄長沈長洲，父親學識過人還曾是狀元郎，但兄長卻是個坐不住的性子，騎馬射箭投壺蹴鞠，但凡不念書便樣樣行，雖是在國子監，可根本沒個讀書的樣，被父親打了不知多少回，還是三天兩頭的曠課回家，走馬章臺、招貓逗狗，是京中出了名的紈褲。

他背著一隻手，幾步到了榻前，長腿一伸勾過旁邊的玫瑰椅，懶洋洋地坐了下來，

「還不是瞧有的人可憐，落雪不能出門，特意去尋了些好吃的，沒想到竟是養了個小白眼狼。」

沈嬋沒別的特殊喜好，唯有愛吃，什麼糕點果脯肉串她來者不拒，家中的幾個廚子吃膩了，便偶爾跟著沈長洲溜去街上吃，也因此兄妹倆的感情尤其好。

前些日子，她聽聞西街新開了家兔肉鋪子，一時沒忍住溜了出去，不想回來就染了風寒，還被母親發現了，只得乖乖禁足養病，仔細算起來她都有大半個月沒出門了。

這會沈嬋也顧不上什麼夢了，漆黑的鹿眼水亮亮地看向自家兄長，「大哥哥難道沒聽說過夢與現實都是相反的嗎，咱們沈家的未來可全靠大哥哥了。」

那邊杏仁恰好端來了茶，她便殷勤地親手遞了過去，「大哥哥大清早的外出，定

是渴了，快喝口茶潤潤嗓子。」

沈長洲胡鬧歸胡鬧，待妹妹卻是極好的，見她小病一場臉蛋都瘦了一圈，又得了幾句吹捧，便也不再為難她，喝了熱茶舒舒服服地往後一靠，將背在後頭的東西拿了出來。

沈嬾一眼認出了油紙上的店鋪名，是京中有名的早點鋪子，哪還在床上待得住，邊說著大哥哥最好了，邊俐落地跳下床，喊來幾個丫鬟趕忙去淨房梳洗。

等她穿戴齊整再出來時，沈長洲已經歪在了暖閣的炕上，而炕桌也已擺滿了他帶來的早點——皮薄餡香的龍眼包子，色澤誘人的蟹黃燒賣，再加小廚房熬得濃稠的米粥和小菜，被迫喝了半個月青菜白粥的沈嬾，感動得淚眼汪汪。

果然還是親哥疼她，她保證，下回他再和別人喝花酒，她一定不去爹爹面前告狀了。

包子是燙的，沈嬾小口吹著連吃了兩個，寡淡的舌頭才有了滋味。

見沈長洲沒骨頭似的靠著，她放慢了咬包子的速度，邊吃邊與他說著話，「大哥哥今兒怎麼沒去學堂？」

國子監每月初一、十五休息兩日，今兒才初七，並不是休息的日子，難不成又翹課了？

沈嬾心思淺，基本屬於想什麼都掛臉上，沈長洲看她的樣子，就知道她在琢磨什麼，抬手輕輕在她腦袋上拍了下。

「少給我去告黑狀，肅王大勝歸京，九門大開，先生放了三日的假，讓我們能去迎一迎肅王。」

大雍尚武，文臣的地位本就不如武將，更何況肅王乃大雍的戰神。

聽聞他十五歲上戰場，十數年戎馬打了不下百場戰役，收失地固河山，屢戰屢勝，令聞他之名的敵寇悉數落荒而逃。

如今河西最後一塊失地也已收回，肅王領兵班師回朝，連皇上都要親自出城去迎，更不必說滿城的百姓。

沈嬾了然地嚥下嘴裡的小包子，又去夾燒賣，「那大哥哥怎麼沒去？」

「人擠人有何好看的，有這功夫我還不如去聽個小曲。」

九門都開了，光是想想就知道會是何等擁堵之況，沈嬾也不是個愛湊熱鬧的性子，剛想認同的點頭，就聽到了小曲兩字。

她又想起了那離譜的夢，喉間一噎，狀若無意地道：「難不成大哥哥有相好的了？」

沈長洲挑了挑眉，「妳從哪聽來的渾話，若是被母親知道，又該說我帶壞妳了。」

「怎麼能叫渾話呢，我這是關心你，我都訂親了，你這個當哥哥的卻沒動靜，豈不是要被人笑話。」她說著還朝兄長眨了眨眼，「既是沒有，那大哥哥喜歡什麼樣的姑娘，我幫你留意留意。」

他的婚事本就是父母最頭疼的，想來是母親也在妹妹面前念叨了，他輕嗤了聲，不正經地逗趣道：「我喜歡花容月貌的仙女，妳上哪去找。」

「說具體點，豐腴的還是纖瘦的，明艷的還是柔弱的，愛讀書的還是愛撫琴的……」沈長洲枕著雙臂，漫不經心地答，「豐腴的、明艷的、會唱小曲最好還會跳舞的。」

沈嬭一臉複雜地看著不正經的兄長，真心實意地道：「算了，你還是單著吧。」她嘴上嫌棄，心中懸著的大石卻徹底落了下來，兄長喜歡的與她夢中病歪歪的表妹沒一點相似之處。

夢與現實果真是完全相反的！

連日大雪，好不容易放了晴，沈嬭美美地用過早膳後，抓著送上門的兄長一塊搬書曬書，順便聽聽外頭的趣事解解悶。

不想剛將她那些話本理好，祖母身邊的大丫鬟桂香便帶著人來了。

闔府上下都知道大公子疼愛妹妹，見著沈長洲，桂香也不意外，恭敬地向兩人行禮，而後臉帶喜色地道：「大公子在這正好，老夫人請大公子與五姑娘一併去素心堂，有喜事要說。」

沈嬭好奇地眨了眨眼，「是什麼樣的喜事？」

桂香笑盈盈地道：「老夫人多年未見的外孫女進京投奔，要在家中暫住一段時間。」

沈嬭的笑容驀地一僵，一時無法相信自己的耳朵，「妳、說、誰？」

「老夫人的外孫女，就是您與大公子的表妹啊。」

沈嬭僵住，好似被雷劈了一般。

暖陽當空，各處的積雪正在悄然消融，一陣寒風襲來，抖落無數晶瑩的雪珠。

沈嬭心不在焉地裹緊了雪白的狐裘，思緒還全在這突然冒出的表妹身上。

她前腳剛作了夢，表妹後腳便出現了，這世上真有這麼巧的事？

正想得入神，就聽見桂香小聲地道：「今兒化了雪路上濕滑，五姑娘小心腳下。」

沈嬭隨意地點了點頭，抬眼看向桂香，狀若好奇地問道：「桂香，妳說這趙表妹是祖母的外孫女，可爹爹並無姊妹啊。」

桂香是沈老夫人房中的大丫鬟，沈家的大小事情自然都清楚，聞言她壓低聲音道：

「五姑娘怎麼忘了，府上曾有位姑奶奶，年輕時與人私奔，嫁去了江南。」

沈嬭愣了下，才隱約記起幼時聽到的一樁祕事。

祖母除了三個兒子外還有個小女兒，名叫沈芳華，也就是她的小姑姑。

本該也是千嬌萬寵的貴女，偏偏喜歡上了救過她的落魄秀才，為了他不僅拒了侯府的親事，還留下一份書信與那秀才私奔了。

祖母被氣得臥病不起，揚言沒有這個女兒，久而久之便沒人再敢提起這個曾經的沈姑娘。

這事沈嬭是無意中從三叔母口中聽到的，後來她還問過娘親，得知她真有個姑姑，且姑姑還生了個孩兒，只是不知是男是女。

但那會她年歲還小，外加這麼多年姑姑從未往來過，時間一長，她就將此事忘了。

如今桂香提到，她瞬間便想起來了。

夢中那個姓趙的表妹，也是祖母的外孫女，夢醒時她覺得離譜，便有不記得家中有個姑姑的原因在，沒想到竟是對上了。

沈嬾的心往下沉了沉，遲疑了半息又道：「那表妹為何一個人上京？」

桂香歎了聲氣，帶著些許同情地解釋道：「姑奶奶與姑爺三年前意外喪命，只留下了年幼的表姑娘一人。」

原來沈芳華私奔沒多久，沈老夫人就心軟了，偷偷派人南下去搜尋女兒的下落，終於在浙南一個小縣城——松陽打聽到了他們的消息。

女婿上進踏實被提拔為松陽縣丞，日子雖然過得清貧卻從不虧待妻子，夫妻恩愛和睦。

在知曉女兒還生下了她的外孫女後，沈老夫人心中的那些怒氣也漸漸消了，除了偶爾暗中幫襯外，甚至還隱隱期盼有朝一日能與女兒、外孫女再次相見。

但沒想到三年前一次外出夫妻倆路遇山匪，雙雙命喪刀下。

噩耗傳來，白髮人送黑髮人，沈老夫人後悔沒能見女兒最後一面，生生哭昏了過去，待醒來第一件事便是要將外孫女接進府照顧。

可沈府的人趕到時，人已被她伯父收養，論親疏自是伯父比從未見過的外祖母要親，沈老夫人這才作罷。

沈嬾又問：「年關將至，又是這般寒冬臘月的，表妹既已養在她伯父家，為何選這個時候進京呢？」

桂香許是沒想到她會這麼問，目光閃了閃道：「老夫人近來夜夜夢著姑奶奶，思女心切，見不著女兒便想著見外孫女也是一樣。知道表姑娘前些日子除了服，便連夜讓人將她接進京來住段日子。」

沈嬾黛眉微蹙，這段關於姑母的舊事與夢中一模一樣，可奇怪的是夢中表妹進京的原因並不是這個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……

她心裡裝著事，沒注意到桂香的神色不對，連院門的臺階也沒看清，一腳踩空，還好沈長洲眼明手快將她拉住，這才沒摔著。

等她站穩，沈長洲便沒好氣地曲著手指，在她額頭輕輕敲了下，「想什麼呢，連腳下的路都不看。」

沈嬾下意識地想說那古怪的夢，可話到嘴邊又吞了回去。

不過是個夢而已，又有誰會將夢中的事當真呢？

她捂著額頭心虛地道：「沒、沒什麼，只是聽到表妹的遭遇，覺得怪可憐的。」

沈長洲時常流連市坊，什麼亂七八糟的事都聽說過，聞言輕嗤了聲，「也不知打哪冒出來的表妹，素未謀面的，連真假都不知道，別是來打秋風的吧。」

看著桂香被兄長的言論驚得撇開了眼，沈嬾趕緊拽了下他的衣袖，示意他少說幾句，祖母本就不喜兄長太過頑劣，外加這會她正心疼表妹的緊，若是這混話傳到祖母的耳朵裡，只怕他又要挨一頓罰。

「外頭的風吹得人頭疼，大哥哥，我們快些進屋去。」

說罷，沈嬾拽著沈長洲快步進了素心堂。

門外伺候的丫鬟見到兩位小主子，立即屈膝行禮，剛打起簾子，暖閣壓抑的哭聲便傳了出來。

不用問也知道是誰在哭，沈嬾一時心亂如麻，眼尾餘光瞥見兄長擰著眉，將抬起

的腳收了回去，一副想要溜之大吉的模樣。

她沒弄清事情的原委，這會哪肯讓他溜，一手解開斗篷，一手拉住他的手，「大哥哥，我頭好似有些暈，你扶著我走嘛。」

沈長洲最煩聽人哭，本想要走，但架不住自家妹妹不舒服，嘴上不耐地說著麻煩，手卻很老實地扶著她。

待兄妹倆繞過屏風，才發現暖閣裡已坐滿了人，上首的羅漢榻上，沈老夫人正與一個素衣白裙的少女相擁而泣，哭得不能自己。

而他們的母親蘇氏與三叔母鄒氏，則在一旁柔聲勸慰著，還是母親先聽見了動靜，聞聲朝他們看來。

「可算是來了，洲兒、呦呦快些過來，這是你們的表妹溫窈。」蘇氏替三人做介紹，「窈丫頭，別怕，這是你的大表兄與五表姊。」

隨著蘇氏的聲音落下，沈老夫人懷中的少女怯生生地抬起了頭，只見她膚白柔美，一雙水亮亮的杏眼哭得發紅，濃密的長睫上懸著淚珠，欲掉未掉，真真是我見猶憐。

許是連日趕路，她看上去有些氣血不足，又哭了這麼久更是病懨懨的，但還是乖順地緩緩站起，朝他們福了福身，柔聲道：「見過大表哥，見過五表姊。」

那風一吹就能倒的模樣，讓沈長洲都沒法再臭著臉，不自然地撇開眼喊了聲，「表妹。」

而沈嬪卻僵直著身子，愣愣地看著少女，微張著嘴半晌說不出話來。

眼前這個柔弱無害的趙溫窈，分明與夢中害她家破人亡的表妹，長得一模一樣！

沈嬪腦海裡閃過無數恐怖的畫面，心中越發不確定起來。

難道夢竟是真的？

她呆愣了太久，不僅趙溫窈在看她，連屋內其他人都好奇地朝她看來，還好沈長洲輕咳了聲，她才回過神來，微垂著眼睫，掩下慌亂。

與屋內人見過禮後，她扯著笑道：「表妹長得可真好看，瞧著還有些面熟，我方才便在想像誰，一時入了迷。這會看到祖母就明白了，原來表妹的眉眼像極了祖母。」

沈老夫人疼愛小女兒，可惜陰陽相隔，就把對女兒的愛都轉移到了外孫女身上，這會聽到有人說外孫女像自己，樂得都顧不上哭了。

鄒氏見此打趣著道：「母親果真是偏疼小輩，我與大嫂嘴都說乾了也不頂用，呦呦一來，母親馬上就笑咯。」

聞言，沈老夫人的笑意又深了兩分，「妳呀妳，多大的人了，還與妳侄女比這個。」

本就是喜事，她只不過是瞧見外孫女又想起了女兒，如今被一打岔便也不哭了，朝著沈嬪招了招手，把兩個小姑娘都摟進了懷中。

「我們呦呦最是聽話懂事了，來，妳表妹啊，要在府裡住些日子，妳是小主人可要替祖母好好照顧她。」說著，她將兩人的手交疊在一塊。

沈嬪的手又白又細，前幾日剛染了櫻桃色的指甲，而搭在她手心的另一隻手，不僅有細細的薄繭，還有些許凍瘡留下的痕跡，襯得沈嬪那不沾陽春水的手指越發

白皙嬌嫩。

趙溫竊家中清貧，在父母雙亡後，更是遭伯母一家苛待，光是瞧這手便知道經歷了什麼，實在是可憐的緊。

沈嬪剛同情地說了個好，眼前就浮現出自己身穿破舊的衣裳，在寒冷的冬日裡漿洗衣服的畫面，本來嬌嫩的手變得又粗又腫，還滿是傷痕，而她這可憐的表妹正霸著她的家，摟著她的未婚夫，過著神仙日子。

她驀地後脊生寒，手指發涼，哪還有空去管什麼姊妹情深，自覺握了個燙手的山芋，可礙於祖母在旁不能甩開，只好壓下心底的驚扭與不安，擠出個笑來。

等祖母鬆開手後，她才終於鬆了口氣，偷偷瞥了眼兄長，見他百無聊賴地撐著下巴，往嘴裡丟糖豆，沒一會便坐不住出去了，與夢中被迷得神魂顛倒的樣子全然不同。

她一時竟有些分不清現實與夢境，也沒認真在聽她們說了什麼，直到祖母輕輕捏了下她的掌心，笑盈盈地看著她道：「呦呦覺得妳表妹應該住在哪個院子好？」沈嬪一時沉默，她記得在話本中也有同樣的事，書中的她因同情主動邀請趙溫竊住進鹿鳴小院，毫無戒備什麼好東西都讓出去，最後竟連最疼愛自己的兄長也被奪了去。

不論這夢是真還是假，她心中都有了疙瘩，不願與表妹同住。

沈嬪仰頭看向沈老夫人，「表妹難道不與祖母一塊住嗎？表妹初來府上，人生地不熟的，定是要與最親近的人住在一塊呀。」

沈老夫人神色微頓，她要補償外孫女，自然是什麼都想給她最好的，而整個沈府最為優靜華美的便是鹿鳴小院，且她想著兩個小姑娘更有伴，竊丫頭也不至於對著她這個老太婆沒話說。

孫女向來聽話懂事，她以為給點暗示便夠了，誰想到孫女根本不接腔。

沈老夫人一時弄不清，沈嬪是故意的還是真的沒聽懂，想了想更直接地道：「我也這般想，可妳表妹身子弱，總需要有人照顧的。」

與身為少師的大哥不同，沈家三爺只是翰林院侍讀學士，三房自然處處不如大房，鄒氏便一貫眼紅大房，最是看熱鬧不嫌事大，聞言轉了轉眼珠子道：「咱們呦呦最為體貼孝順，正該為妳祖母分憂才是。妳看妳那院子修得如此寬敞，一個人也住不過來，與其閒置浪費，還不如多住個人，妳與竊丫頭年歲相仿也能說到一塊去。」

沈嬪攥緊了寬袖，正想著如何應對，就聽母親開口道：「呦呦才十六，嬌氣的很，哪會照顧人啊，還是讓竊丫頭住我身邊，我來照看的好。」

鄒氏輕笑了聲，「嫂嫂自個兒身子也沒好全，每日湯藥不斷，還要管著府內大小事務，如何還有精力照顧竊丫頭？」

果然，沈老夫人再看她們母女的眼神就有些不悅了，「呦呦這脾氣還不是你們夫妻慣出來的，我瞧讓她學著照顧照顧人也挺好的，不然到時出嫁了還什麼都不會，妳才要後悔。」

第二章 花園驚魂記

見母親不顧祖母生氣還要再說，沈嬪目光閃了閃，搶先一步答應了下來。

「好呀，呦呦都聽祖母的。」

沈嬪的聲音甜糯，帶點小姑娘的嬌憨，她答應得如此乾脆，讓沈老夫人瞬間露出了笑臉。

鄒氏卻還有些遲疑，這丫頭平日鬼精著呢，怎麼這般好說話？

正想著，就聽沈嬪關心地繼續道：「祖母，窈表妹今年幾歲，是幾月生的，平日可有何忌口……」

聽她如此詳細地詢問趙溫窈的生辰喜好等，沈老夫人更是高興，不過好些事她也不清楚，便讓趙溫窈的丫鬟來說。

沈嬪看了眼那個叫如月的丫鬟，而後像怕忘記似的，丫鬟每說一樣便認真重複一遍。

那仔細的勁讓鄒氏的疑慮消了下去，甚至在心中嗤笑了一番，到底是個黃毛丫頭，饒是再被人誇聰明，也禁不住糊弄。

在場的諸人都笑臉盈盈，唯有蘇氏露出了擔憂的神色，不是她真的覺得女兒嬌氣不會照顧人，是這事實在吃力不討好。

趙溫窈是老夫人唯一的外孫女，照顧得好說是做姊姊的理當如此，可若有半分閃失，就全成了她女兒的不是，不然鄒氏這等愛拍老夫人馬屁的人，為何避之唯恐不及，也就是欺負她家呦呦孝順、脾氣軟。

蘇氏見女兒一派天真懵懂的模樣，對處境渾然未覺，不禁眉頭緊鎖，想要替她拒絕。

可不等她開口，鄒氏已經笑咪咪地道：「呦呦做事如此細緻，母親也能放心了，趕緊讓下人將窈丫頭的行囊搬去鹿鳴小院吧。」

沈老夫人滿意地點了點頭，就要安排下人去辦，就在這時，沈嬪突的豎起手掌道：「等等。」

眾人的目光皆朝她看去，「還要等什麼？」

沈嬪說：「祖母，搬不得。」

沈老夫人上揚的嘴角驀地垂了下來。

鄒氏立即道：「這是為何，難不成妳方才說喜歡窈丫頭的話都是虛的？」

聽她這麼一說，沈老夫人也不知想到了什麼，滿臉失望地看著沈嬪正色道：「妳就這般不喜妳表妹？連分個屋子給她都不願？」

這話說得有些重了，沈嬪不敢相信地咬了咬下唇，像是受了驚嚇的小鹿，雙眼濕漉漉的，一副委屈極了的模樣。

她揪著衣袖，聲音低低地道：「祖母誤會了，孫女是家中最小的，一直想要個弟弟或是妹妹，今日瞧見窈表妹心中不知多少歡喜、多少親近。」

沈老夫人也意識到自己的語氣過了，她平日是很寵小輩的，可趙家出事後，她夜不能寐，總覺得虧欠了女兒太多，便想著法補償外孫女。

一會怕她的身世太低，府上的人會瞧不起她，一會又怕她在伯父家受了這麼多苦，膽子太小不敢與人接觸，才會一聽見沈嬪的拒絕就把重話脫口而出。

她這會見小孫女淚光閃動的樣子，不免也心疼起來，放軟了聲音說：「既然喜歡，那又為何不能搬呢？」

「祖母怎麼忘了？當初建鹿鳴小院前，您特意請了君風大師來看風水。」

沈嬭幼時與父母同住東院，隨著她長大，父親便為她選地方修院子，挑了許久才選中如今這塊地。

鹿鳴小院不僅圈得大，還是整個後院最中央之處，那會鄒氏就很不滿，說一個小丫頭的住處，都快超過她的院子了。

鄒氏為此在沈老夫人耳邊吹了不少風，說是那處更適合修個花園。

破土動工這種事，沈老夫人也不敢擅作主張，便請來了京中最有名的風水大師，最後算出，那處正好合了沈嬭的八字，且全府唯有她適合住在那處。

後來小院建成鄒氏仍是不甘心，趁機讓自己女兒住進去過，沒想到女兒當夜便發起了高燒，整整三日不退，鄒氏這才不得不認命。

這是年歲久了，眾人都將此事忘了，至於沈嬭會想起，還多虧了今早的夢。

夢裡有說到趙溫窈住進她的院子，沒多久便病了，大夫說是水土不服，可鄒氏卻暗地裡說她苛待了表妹，為此祖母還發了脾氣，將她院中的丫鬟換了大半。

臨到夢醒，當初落魄的表妹轉身成了太子妃，她則親眼看著一幫粗人，將她心愛的院子夷為平地，用得便是這院子與貴人八字不合的理由。

即便她知道那只是個夢，不是真的，但夢中那土崩瓦解的壓抑與絕望，仍叫她渾身發顫，她的委屈也並不是裝的，而是聽見祖母的話，再回憶起夢中的畫面，真切流露出來的。

沈嬭輕輕吸了吸鼻子，嗓音更低了，「我也想同窈表妹一塊住啊，可大師說八字不合，是要折壽元的，我不想窈表妹生病。」

被她這麼一提醒，沈老夫人立即想起了當年的事，她向來吃齋念佛最信這些了，心中一邊慶幸沒讓外孫女住進去，一邊發覺自己誤會了沈嬭，趕忙心疼地將人摟進懷裡，「哎喲喲，我的小心肝，都是祖母思慮不周，可不要哭壞了眼。」

見祖母打消了念頭，沈嬭攥緊的手指才微微鬆開，瞥了眼還要開口的鄒氏，眨去眼底的淚花，「祖母，三叔母說得對，表妹的身子弱不能沒人照顧。我看四姊姊正好合適，不僅年長會照顧人，而且與表妹八字相合。」

她說著頓了頓，略帶惋惜地道：「為了表妹好，我只得忍痛將表妹讓給四姊姊了。」

鄒氏有一子兩女，大女兒已經出嫁，剩下的便是排行第四的沈玉芝，因今日去了外祖家才沒過來。

按理來說，家中就她們兩個年歲相仿的姊妹，應該關係不錯，可沈玉芝將她母親的性子學了個十成十，不僅心眼小還愛攀比，每每沈嬭有點什麼好東西，她都搶著要，而且還常在祖母身邊嚼舌根，甚至不如跟著外派的二叔家兩個從姊親近。沈老夫人本就是想找個同齡人陪趙溫窈，這個人是沈嬭還是沈玉芝並不重要，聞言贊同地點了點頭，還伸手摸了摸沈嬭的腦袋，「好孩子別難過，就算不住在一塊，妳也可以日日去尋她們玩。」

鄒氏一聽麻煩要落到自家頭上，立即臉色大變，「母親，芝芝做事粗笨，恐怕照

顧不好窈丫頭……」

沈嬪已擦去了眼淚，乖乖地倚著沈老夫人，輕聲嘆了一聲，「三叔母好生謙虛，四姊姊一向聰慧能幹，最得祖母喜歡，又怎麼會粗笨呢？」

鄒氏乾笑了聲，又去找別的藉口，「可瑤芳院又小又僻靜，前些日子連日大雪，屋瓦都鬆動了，兒媳正要差人修葺呢。」

這話連蘇氏都聽不下去了，擰著眉道：「弟妹，我怎麼記得，上個月妳剛讓人來領了銀錢說要修屋子，怎麼才這麼幾日就又鬆動了，這找的是哪家的瓦匠？」平日裡鄒氏母女最殷切地往素心堂跑，即便沈老夫人嘴裡說著一視同仁，還是難免會偏寵些三房，但這不代表她真的老糊塗了。

沈老夫人很快就明白了鄒氏的小心思，見她還要解釋乾脆地打斷道：「不必再說了，我看就讓窈丫頭住去芝芝的瑤芳院，兩個丫頭相互為伴正正好。」

鄒氏是個聰明人，看出老夫人動怒了，心中將沈嬪母女罵了個遍，面上卻還要裝出副高興極了的模樣。

「母親說的是，窈丫頭初到京城，定是有很多不懂之處，有我們芝芝陪著再好不過了。」鄒氏說著又朝趙溫窈柔聲道：「窈窈，往後跟三舅母還有妳四表姊一塊住可好？」

方才眾人來我往這麼久，趙溫窈都安安靜靜地坐著，彷彿決定的並不是她的住處，這會喊到她了才柔順無比地點頭說好。

「母親，眼瞅著也要到午膳的時辰，窈丫頭趕了這麼久的路，想必也累了，兒媳先帶她回去歇會，晚些再過來。」

沈老夫人總算稱心了，拉著趙溫窈又說了會話，而後將屋裡兩個大丫鬟撥給了她，才放心讓鄒氏將人帶回去。

臨走時，趙溫窈向屋內眾人行禮告退，輪到沈嬪，還朝她揚了個淺淺的笑，目光澄澈又真摯地道：「五姊姊，可要來找我玩哦。」

沈嬪愣了下，旋即彎著眼回了個笑，「待妳安置好，我便日日來尋妳玩，到時可別嫌我鬧騰。」

看著趙溫窈消瘦的背影消失在門簾外，沈嬪還有種不真實的感覺，這事就這麼解決了？

表妹沒住進她的院子，且格外的溫和好說話，性子也很軟。與夢中勾引她兄長與未婚夫，將她害得家破人亡的趙溫窈，分明就不是一個人。

難道這一切都只是巧合而已？

許是日有所思，沈嬪當夜又斷斷續續作了同樣的夢，隔天一大早就被驚醒，再也睡不著了，索性起身去正院用早膳，想不到時卻只見母親一人，父親這個時辰早就去上朝了，可兄長怎麼也沒在？

蘇氏讓人端來她喜歡的早點，瞧出她的疑惑，笑著道：「今兒肅王歸京，妳爹將妳大哥一併領著出城去迎了。」

沈嬪這才記起昨日沈長洲好似說過，當時他還說不去擠這人海，終究是沒躲過去。想到兄長臭著臉的樣子，她就覺得好笑，心情大好地同母親用了早膳，而後帶著些補藥與衣食，一道去瑤芳院看望趙溫窈。

不知是認床還是水土不服，趙溫窈瞧著竟比昨日還要憔悴。

兩人本就是初次見面的表親，沒什麼話可說，又隔了層夢在中間，沈嬪總覺得瞧見她有些彘扭。

如今趙溫窈臉色不好，她們就順勢不多打攪，只是稍坐了坐就出來了。

回去的路上，沈嬪挽著母親的手一路閒聊。

說來也是奇怪，雖然是夢，可那場景卻如同親身經歷一般，一想到母親有可能會因病早早離世，她便忍不住將母親的手抱得更緊些。

母女連心，蘇氏早就察覺到女兒的不對勁了，輕輕點了點她的鼻尖，「呦呦今日是怎麼了，如此黏人。」

這叫她怎麼說，如今夢中的事情一件都沒成真，連她自己都不信，說出來又怎麼會有人信？沈嬪搖了搖頭，「沒什麼，就是瞧表妹失去雙親很是可憐，覺得自己很幸運。」

蘇氏握著她發涼的手掌，輕歎了聲，對她的話並未有半分懷疑，「確實是個可憐的孩子，但好在她還有我們，不算孤身一人。」

見母親跟著傷感萬分，她趕忙岔開話題說起了兄長，氣氛才算輕鬆起來。

臨到院子，蘇氏才想起了件事來，「妳前些日子病了，貴妃娘娘派人送了好些補藥，妳如今身子大好，該進宮謝恩才是。」

沈嬪本就每隔半月便要進宮陪貴妃說話，聞言點了點頭，恰好她也想找太子確認，他們的婚事，太子到底是願意還是不願意的。

三日後。

沈嬪一大早便被人從榻上拉起，梳妝打扮好幾個時辰連早膳都沒用，就匆匆進了宮。

臨近晌午得知前頭散了朝，羅漢榻上身著緋色華服的宮妃朝她拋了個笑，「好孩子，妳在本宮這坐了一上午，也該待煩了，正好找妳太子哥哥用午膳去。」

婦人看著不過三十出頭的模樣，明艷動人，不難看出年輕時是何等芳華，她便是太子的生母秦貴妃。

秦貴妃出身不算顯赫，只是個七品地方官的小女兒，但架不住她模樣好運道更好，進宮便得盛寵，很快就生下了二皇子。

彼時皇后所生的大皇子夭折，二皇子德才兼備，在十二歲那年被封為了太子，她也一躍成了皇后之下，最為尊貴的女子。

而秦貴妃卻毫無寵妃的驕縱與架子，待沈嬪很是親近，不僅時常召她進宮，逢年過節的賞賜也從來不斷，且沈嬪每回進宮，都會主動讓她去見太子，在旁人看來，再沒比她更寬厚體貼的未來婆婆了。

往日沈嬪也是這般認為的，可不知是不是受夢的影響，即便秦貴妃依舊言語親近，但她卻隱約瞧見秦貴妃的眼神帶著若有似無的不耐。

好似召她進宮，是件不得不應付的差事。

不過那些情緒轉瞬即逝，快得沈嬪以為是自己的錯覺。

她的長睫顫了顫，露出個嬌羞的神色，「娘娘就愛逗我。」

「小姑娘就是臉皮薄，好了，快去吧，晚了妳太子哥哥去了御書房，該有妳哭鼻子的時候。」

既然秦貴妃都這麼說了，沈嬪也沒有拒絕的理由，便起身告退，由秦貴妃身邊的福公公領著去了東宮。

果然如秦貴妃所料，她到時正好碰上回來午休的太子凌維舟。

今日是小朝會，凌維舟未穿朝服，穿了身杏黃色的緞袍，站在東宮殿門外。

他的輪廓似皇上，容貌則七分像貴妃，隆冬的暖陽落在他身上，襯得他容顏如玉，漆黑的眼眸讓他看人時的眼神顯得尤為認真深情。

沈嬪不得不承認她對親事滿意，除了兩人是青梅竹馬外，太子的長相也佔了很大一部分原因。

她的娘親是永寧侯次女，太后也是出自蘇家，她幼時便時常跟隨母親進宮陪太后，與一眾皇子公主們玩在一塊。

許是她長得討喜可人，太后尤為喜歡她，總愛開玩笑說要將她留在身邊才好，之後也是太后做主，定了她與凌維舟的親事，那會他還只是個生母位卑不受重視的二皇子。

人人都道以她的家世，配二皇子實在可惜，可誰能想到，當初最不被看好的二皇子，竟是潛龍在淵，如今反而成她配不上了。

凌維舟這會正與身旁的人交代什麼，很是認真耐心，讓她不好意思打攪，張了張嘴終究沒發出聲。

半晌後，還是他先發現了她，揚起唇角喊了聲，「嬪兒，過來。」

沈嬪這才捏了捏手心，朝他走去，「見過太子哥哥。」

凌維舟見著她並不意外，倒是身旁那些官員都認得她，很是知情識趣地喊了聲沈姑娘，便紛紛告退了。

待只剩他倆後，他才溫聲地關切道：「臉色怎麼如此差，瞧著也沒什麼精神，可是起得早了？」

他邊說邊嫻熟地向她腦袋伸出手。

明明還是同往日一樣的笑容與寵溺的語氣，可她眼前卻瞬間浮現出他將趙溫窈護在身後，冷厲厭惡地看著她的畫面，他的嘴裡還說著最無情的話，他說這婚事本不是他所願，他說他從未喜歡過她，看見她靠近便覺得噁心。

這麼想著，她的腦袋便不自覺地一偏，凌維舟的手擦著她的髮梢拂過。

兩人皆是一愣。

沈嬪眨了眨眼，不知該如何解釋，好在凌維舟愣了下便笑著道：「孤瞧妳髮間沾了點葉片，想替妳拂開。」

這次他再伸手，她便沒再躲，半片枯葉落在了他的手心。

沈嬪頓時臉頰發紅，為了一個不切實際的夢，就和從小一塊長大的未婚夫鬧彆扭，實在是有些不講道理。

她自覺理虧，微垂著腦袋，聲音極輕地道：「多謝太子哥哥。」

凌維舟緩緩地將手收了回來，不動聲色地打量著面前的小姑娘，眼中閃過些許疑惑。

她平日不是最愛黏著他？

他想了想道：「嬪兒今日怎麼與孤如此生分，可是還在氣孤，生病時沒去看妳？」

沈嬪連連搖頭，「才沒有，太子哥哥要替陛下代理朝政，哪能隨意出宮，我又不是不講道理的人。」她頓了頓，隨口扯了個理由，「有人看著呢。」

這等由頭一聽便是編的，凌維舟摩挲著指腹，沒有再多問，只是伸手握住了她垂在一旁有些發涼的手掌。

「無妨。走吧，孤知道妳進宮，特讓御膳房準備了妳喜歡的菜肴。」

沈嬪確實是餓了，早膳來不及吃，在貴妃那倒是有點心，可為了保持儀態她也不好意思多吃，這會肚子早就唱空城計了。

聞言雙眼發亮地點了點頭，等進了配殿她才反應過來凌維舟牽了她一路。

沈嬪抬眼看向身側緊握她手的挺拔少年，心底有些許鬆動。

午膳果然很豐盛，不僅有五香羊肉、酒糟魚片、燕窩松子雞這樣的大菜，就連她喜歡的時蔬與湯品都沒漏下。

凌維舟自小在宮內長大，一言一行如同拿尺子比照過，就連用膳也儀態優雅，叫人賞心悅目。

而沈家養孩子，本就規矩沒那麼大，再加上沈嬪出生不足月，很是嬌小可憐，夫妻兩人對這個盼了多年的小女兒更是溺愛，變著法地餵她。

也不知是不是這般將養出來的，她從小就愛吃，且不拘著山珍海味，只要好吃的她都喜歡，更何況滿桌子都是她喜歡的菜肴。

可惜的是宮內用膳講究規矩，不僅不能說話，最可氣的是她還未半飽，布膳的小宮女就停了筷子。

她當然也能自己夾，但看著早已放下筷子在看她吃的凌維舟，便把還想要一碗飯的話給吞了回去。

兩人時常見面，卻鮮少一塊用膳，小時候可以不講究，愛怎麼吃就怎麼吃，如今她已及笄，再像以前那般就該丟人了。

許是她的目光太過惋惜，凌維舟竟起身親手給她盛了半碗燕窩湯，還很貼心地多夾了塊雞肉，「積食容易傷身，喝碗湯潤潤嗓。」

她心情複雜地看著還不夠塞牙縫的雞肉，也不辜負他的心意，小口小口地將湯喝完，撇開眼不去看滿桌的菜肴，在心底長歎一口氣。

真是太浪費了，要是有她大哥在，別說碗裡的雞了，連個湯底都不會剩下！

凌維舟樣樣都好，就是與他一道用膳，太磨人了些。

用過午膳，凌維舟也不急著去處理公務，帶著她去花園散步，美其名曰消食。

雖然不知吃那塞牙縫都不夠的飯，消的是哪門子的食，但冬日午後和未婚夫逛園子曬太陽還是很不錯的，況且她也有事想問他，自然不會拒絕這個提議。寧壽宮花園離太子的東宮更近，平日也不會有妃嬪往這邊來，較御花園更為清幽安靜。

既是散心，兩人進了園子便沒讓宮人再跟著，一路閒聊著往裡走。

「聽娘娘說，太子哥哥近來都歇得很晚，可得當心身子才好。」

「不礙事，年關將至本就事雜，待過些日子就好了。對了，孤知道妳喜歡看話本，讓人給妳搜羅了一些，到時妳帶回去瞧瞧可喜歡。」

沈嬪歡喜地彎了彎眼，「不用看就知道喜歡，太子哥哥真好。」

她笑起來時兩側的酒窩尤為明顯，看著竟比日光還要明媚奪目。

凌維舟只看了眼，便下意識地側過臉柔聲道：「妳喜歡便好。」

又往前走了會，是處假山怪石林，沈嬪止不住笑了起來，「太子哥哥，你還記得小時候我們在這邊捉迷藏嗎？我在裡面躲了整整半日，你們怎麼也找不著，後來天都黑了，是你找到的我。」

便是那次過後沒多久，太后為他們指了親。

凌維舟看著面前數丈高的假山，不知在想什麼，須臾後，輕輕地嗯了聲，「那會妳比小五還要頑皮，可皇祖母偏最是喜歡妳。」

沈嬪抬頭看向他，「那……」

那你呢？你是否也最喜歡我？你可是真心想娶我？

可話還未出口，就見小喜子急匆匆地小跑過來。

「殿下，諸位大人已經在南書房等您了。」

凌維舟神色一凝，有些猶豫地看向她，「嬪兒……」

沈嬪笑著擺了擺手，「政務重要，太子哥哥不必管我，快去吧。」

他這才點了點頭，「那讓小喜子陪妳玩會，孤去去就來。」

「不用了，小喜子要伺候你，我正好有些乏了，去前邊的亭子裡歇會，太子哥哥放心，我會等你回來的。」

許是真有急事，凌維舟被催得緊，只得答應下來，帶著人快步離去。

本就蕭條的花園，頓時變得更加冷清起來。

沈嬪望著他的背影好一會，直到確定人真的走遠了，才垂下頭，緩緩地從衣袖中裡拿出了一個鼓鼓的荷包，而後打開抽繩，掏出了一塊——栗子酥。

可算是走了，再不走，她就真要餓死了！

沈嬪最喜歡的點心就是栗子酥，這是昨兒沈長洲給她買的，早膳來不及吃，杏仁便替她裝在了荷包裡，讓她在沒人的時候填填肚子。

還以為今兒是不會餓肚子的，沒想到還是用上了。

午後的陽光正好，她選了個石凳坐下，邊曬著日頭邊吃栗子酥，很是愜意，唯一美中不足的便是少了盞牛乳。

荷包不算大，只裝了五塊栗子酥，沈嬪細嚼慢嚥地吃了兩塊，正要再去掏荷包，就聽見身後竹林傳來窸窣窸窣的聲音，像是很沉的腳步聲。

寧壽宮處在東六宮，鮮少有人過來賞玩，她心想，這不是清掃的宮人，便是凌維舟吩咐來伺候她的人。

這會再藏點心已經來不及了，沈嬪反而坦然了，被撞見就撞見吧，也不是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情。

可當那腳步聲越來越近，她才發覺動靜不對，側身看去就被徹底嚇懵了——來的根本就不是人，而是隻通體烏黑四足橙黃的獒犬，牠足有半人高，腦袋如同獅子般碩大，濃密的長髮覆蓋了全身，唯獨露出那銅鈴大的赤紅眼珠子，此刻正直勾勾地盯著她。

沈嬪猛地站起就要往後跑，卻發現手腳早已嚇得發軟發顫，不僅邁不開腿，也怕跑了反而會激起此犬的獸性。

她這會真是恨極了自己嘴饞，當時怎麼偏偏不要人留下陪她，此刻便是想喊人也喊不著了！

她還存了一絲僥倖的想，或許這凶獸不是衝著她來的，或許牠還不餓，又或許牠只是看著嚇人實際很溫順……

可當牠張著血盆大口，甩著猩紅的舌頭，口水滴答地朝她撲過來時，她徹底撐不住了。

就她這小身板，甚至不夠牠幾口咬的。

玉皇大帝、元始天尊、觀世音菩薩，信女願吃素半月，不不不，半年——

可惜諸天神佛沒人聽到她的聲音，獒犬還是張著大嘴撲到了她的面前，尖銳鋒利的牙齒上似乎還能看到鮮紅的血絲，腥臭的味道撲鼻而來。

眼看著便要朝她咬下時，她使出渾身的氣力，拔腿往後跑，不想剛跑兩步就當頭撞上一人，她腳步一絆，連帶那人重重摔了下去。

她害怕地閉著眼，哆嗦地低喃著，「救、救我……」

一陣天旋地轉的同時，一道冷厲低啞的呵斥聲響起。

「甬端，趴下。」

隨後是幾聲嗚咽的犬吠，想像中撕裂的疼痛並沒有傳來。

她，得救了？

沈嬪腦子一片空白，渾身僵直發涼，手腳不安地攀著什麼，直到那個冷厲的聲音再次從頭頂響起——

「還不起來。」

她劫後餘生般，顫顫巍巍地睜開了眼縫。

逆著光，她勉強看清了近在咫尺的男子。

他刀削似的面容極盡俊朗，五官鮮明銳利，此刻正低垂著眼眸，不耐地盯著她，那雙淺色的瞳仁中充斥著濃濃的戾氣與殺意。

他面無表情，目光彷彿正在看個死人，只一眼便叫她冷得渾身一激靈，手腳並要用要爬起，可掙扎了兩下又跌了回去。

眼看男人的臉色越來越冷，她只得帶著哭腔結結巴巴地道：「我、我腿麻了，起不來……」

第三章 王爺好可怕

溫暖的陽光籠罩全身，沈嬪卻感覺不到半分暖意，後脊的冷汗早已將衣裳打濕，渾身僵硬連話都發不出。

如此僵持了幾息，正當她不知該怎麼辦時，一雙寬大的手掌毫不客氣地搭在了她的細腰上。

今日進宮面見貴妃，沈嬪特意穿了新製的襖裙，桃粉的對襟外搭件白狐狸毛的比甲，襯得她小臉猶如含苞的瑩白牡丹，明艷動人。

美則美，可到底不如平日穿得厚實，而男子的十指剛勁有力，猶如鷹爪，搭在她腰間存在感十足，讓她嚇得煞白的臉瞬間更僵了。

她長這麼大，別說是凌維舟了，便是爹爹兄長，也沒如此親密的觸碰過腰肢，她不由得往後躲。

可剛移了移，那手掌竟收得更緊了，她還來不及羞憤先覺得疼，那力道就像要將她掐得生生喘不過氣似的，不必去看，就知道肯定被抓紅了。

沈嬪疼得輕輕嘶了聲，頭頂那淡漠的聲音又不耐地響起——

「別動。」

她又立即驚恐地將聲響壓下，小臉漲得發紅，雙眸含淚，好好的牡丹似遭風雨摧殘了一般。

如斯美人，旁人瞧了定要憐惜，偏偏那男子半點無憐香惜玉之心，掐著她的腰，將人一把提起，便冷漠地別開了眼，沉著臉往後退了開。

踩著地面，沈嬪才有了些許踏實感，可腳還是麻的，若非身後便是石桌讓她倚著，只怕又要再次出醜。

她悄悄地揉了揉被掐過的地方，等心神稍稍平復些，才敢小心翼翼地打量眼前的男子。

只見他著一身暗色的錦袍，負手而立，外披銀狐毛領的同色大氅，身量頗長高大，面容冷峻鋒利，明明是矜貴不凡的樣貌，渾身上下卻充斥著生人勿近的戾氣。而方才還嘶吼著的凶猛獒犬，此刻正討好地趴伏那男子腳邊嗚咽地叫著，就像隻乖順無比的小狗。

沈嬪回過神後就在猜他是誰，能旁若無人地出入後宮，定是皇親國戚，可她時常進宮參與各種宴席，大部分的權貴都認得，對此人的臉卻沒半點印象。

突然冒出個從未見過的男子，還能養隻如此凶猛恐怖的獒犬，心中隱隱有了猜想，卻不願相信自己如此倒楣。

直到看清他大氅邊繡的金絲龍紋，再看清他的容貌，她雙眼重重地閉了閉，用勉強能聽清的聲音道：「多、多謝王爺。」

能用金絲龍紋，還能帶凶獸在後宮暢行無阻的，除了前幾日大勝歸京的肅王還能是誰？

肅王凌越，五歲學騎射，八歲入軍營，十五歲便能上戰場領軍打仗，戎馬十年從未有敗仗，乃是大雍平定四方的戰神。

若他只是用兵如神，還不至於叫人聞風喪膽，奇的是他用兵詭異，多次以寡勝多，

甚至有人親眼見他深陷敵營，百箭穿心最後卻死而復生，更有傳聞說他有病，病發時雙目通紅，需得食人肉、飲獸血才能壓制，早已非凡胎肉骨。

他戾氣極重，手段狠厲凶殘，所到之處屍橫遍野，殺人如碾蟻，不是戰神分明就是煞神，更有甚者說皇位是他的囊中之物，全看他願與不願。

其實在今日之前，沈嬋想像中的肅王，應當是那隻獒犬那般，形如山巒、面同野獸的粗鄙模樣，萬萬沒想到他會如此俊美，甚至沒半點風吹日曬馳騁沙場的邈邈，反倒面容白皙英俊，猶如世家公子一般。

只是，人長得再好看也沒用，那一身的冷戾，足以證明此人煞星的傳聞不是空穴來風。

昨日哥哥還打趣她，進宮要小心，別撞見不該見的人，誰能想到不僅撞見了，還身體力行地撞上了。

凌越沒出聲，沈嬋便兀自垂眸想辦法，突地一聲低啞的嘶吼傳來。

她輕顫著微抬頭，便見凌越單手捏著那獒犬的下顎，修長的手指抵在那鋒利無比的犬牙上劃撥，略不注意，一口下去他整隻手都會被咬斷。

這、這這這也太可怕了。

那些關於他嗜殺的傳聞瞬間躍入腦海，沈嬋的臉色本就不好，此刻更是嚇得煞白。而凌越則神態自若，手指在那血盆大口間穿行，看得她的手指不受控地往後藏，彷彿要被咬的人是她。

沈嬋早已站不住了，一雙鹿眼不安地四下打量，觀察了許久，發覺凌越只專注逗弄著獒犬，根本沒有要搭理她的意思。

那她應該是能走了吧？

她咬著牙關，提起一口氣，不敢發出聲音地往後退，不想她剛退了半步，就見他頭也沒抬地冷聲開口——

「一句謝，便夠了？」

凌越的聲音平靜，卻有種難言的威懾力，彷彿一陣驚雷平地起，令沈嬋定定地站著，不敢動彈分毫。

他這是生氣了？

會把她拉去餵他的寶貝獒犬嗎？

沈嬋又驚又怕，趕忙硬著頭皮跪地叩首，「小女子叩謝王爺的救命之恩，願、願……」

她也算能言善道，偏偏這會嚇得腦子轉不動，說了半句就頓住了，她能拿什麼報呀？

平日她賞下人都是習慣從兜裡掏東西賞，下意識手指就在寬袖與腰間摸索，可還未摸到荷包，就聽一聲毫不遮掩的嗤笑傳來。

她猛地反應過來，眼前的人是誰？他堂堂大雍戰神睥睨天下、金銀不缺，會稀罕她的這點東西？

沈嬋煞白的臉不受控地燥熱起來，此刻只想找個地縫鑽進去才好。

她的羞愧尷尬未持續太久，不遠處幾個衣著打扮一致的士兵突地小跑了過來。

其中領頭的是個壯若高山的小兵，他面如土色，還未近身就直直地跪了下去，「屬

下該死，屬下沒能看住用端將軍，險些犯下大錯，還請王爺降罪。」

說著那小兵就開始砰砰磕頭，不消片刻額頭便一片通紅，甚至有血珠飛濺。

沈嬪身子不受控地微微後仰，光是瞧著都覺得疼得慌，而凌越卻連眼皮都沒抬，更沒說停，好似默許了這樣的懲處。

她捏著手指，聽著縈繞耳畔的磕頭聲，心都快蹦出嗓子眼了。

他、他是什麼意思？該不會讓她也要這麼磕吧？她這風都沒吹過幾回的嫩白額頭，可不禁磕啊！

剛這般想著，那壯如牛的將士便匡噹一聲，把自己磕暈過去了。

他倒下時，不僅地面震了下，沈嬪也撫著胸口跟著顫了顫，接著不需凌越開口，其餘幾個士兵就很是利索地上前，將暈過去的人直接拖了下去。

這可真真是無妄之災，若不是這小兵沒能看住獒犬，她也不會險些被咬，更不會衝撞了他，如今人已經磕暈過去了，就剩她一個無處說理的人。

沈嬪摸了摸光潔的額頭，想像著磕得鮮血直流的模樣，眼前不受控地蒙上了霧氣。就、就沒人能救救她嗎？

沈嬪最後掃了眼小徑，確認她的未婚夫不可能從天而降，咬了咬下唇，認命般地眨去眼中的淚，便要伏身叩首。

可額頭還未碰觸到地面，就聽凌越又是一聲輕笑。

不知是不是她的錯覺，這次的笑聲除了譏諷，還透了幾分——愉悅？

「還不走，是等我送妳出去？」

沈嬪微微一愣，頓了幾息才反應過來這是放她走了，雙眼驀地亮起。

雖然不知肅王為何突然大發善心，但以他的能力，一隻手都能將她捏死，沒理由戲弄她，她趕緊手忙腳亂地站起，臨走前還不忘福身行了個大禮，「小女子告退。」

待頭頂傳來他冷淡的一聲嗯，她便頭也不回地退出了園子。

原本她還想等凌維舟處理完政務，再與他說會話，現下什麼都顧不上了，滿腦子只想立即離開皇宮。

沈嬪腳步不頓地出了宮門，坐上自家的馬車，才算有了踏實感。

進宮是不許帶丫鬢的，杏仁和核桃一直溫著牛乳等著她，見她臉色不好看，還以為是天冷凍著了，趕忙心疼地將牛乳和點心送上。

她小口小口地喝了半盞，發涼的手腳終於暖和了許多，緊繃著的脊背也和緩了下來，斜靠在軟榻上，想要歇一歇。

可剛閉上眼，就聽杏仁詫異地咦了聲，「姑娘，您的荷包怎麼不見了？」

沈嬪猛地睜開眼，低頭去看，果然那個繫在腰間，繡了她名字的荷包，此刻不知去向。

寧壽宮花園內，凌越擰著眉，兩根擒著獒犬下頷的手指微微用勁，用端委屈巴巴地將咬了半塊的東西吐了出來。

他方才就注意到了，這沒出息的東西，根本就不是想咬人，而是盯上了人家的吃食。

他訓了一句，「別見著什麼都想吃。」

用端像是聽懂了他的話，銅鈴般的大眼睛可憐巴巴地盯著自家主人，又不捨得看了眼地上的糕點，到底沒敢再動嘴。

見牠聽話，凌越便鬆開手坐到一旁的石凳上，手抵著眉心不知在想什麼。

過了沒多久，用端又咬著什麼回到了他的腿邊，那顆碩大的腦袋，不停地在他袍角蹭著，他不耐地低下頭，就見牠嘴裡咬著個粉色的荷包，正邀功般地往他手掌上送，還發出幾聲討好的嗚咽。

他向來不喜這等脂粉氣重的東西，揮了揮手便要拂開，不想，慣常聽話的獒犬今日卻很是反常，使勁地將東西往他手上塞。

裡面到底是何物？凌越眼裡閃過些許寒芒，略頓了頓，沒再拂開，單手解開了荷包上的繫繩，而後露出了與他想像中全然不同的東西。

兩塊褐色的圓形糕點，還伴隨著淡淡的栗子香，似乎在證明這確是再普通不過的點心。

凌越額角的青筋跳了跳，狹長的鳳眼微微眯起，目光緩緩地落在了荷包角落的娟秀小字上——呦呦。

沈嬪今日為了進宮本就沒睡醒，又受了驚嚇，回到鹿鳴小院，就一頭扎進了床榻，待丫鬟們來瞧時，人已經睡熟了。

杏仁以為她只是累了，讓其他人小聲些，解下床前的幔帳，點了盞安神香，輕手輕腳地帶上門出去了。

而她這一覺卻睡得並不安穩，一會夢見有獒犬在後追趕，一會又夢見青面獠牙的凌越提著長刀攔下她的去路。

等從夢中驚醒時，天色已徹底暗了下來。

守在外頭的杏仁聽見動靜，立即快步進來，就見她抱著錦被坐著，「姑娘醒了。」

沈嬪環顧著熟悉的臥房，提著的心緩緩落下，「我睡了多久？」

「一個多時辰，方才老夫人和夫人都差人來過了，知道您睡著便先回去了。」

「來人可說了什麼？」

每回她進宮，祖母都會喊她過去問話，想知道宮內娘娘與太子的近況。至於母親，肯定是關心她有沒有餓著累著。

剛想著杏仁便道：「老夫人是請您過去說話，夫人則是送了盞燕窩過來。」

還是娘親最心疼她，沈嬪了然地點了點頭，雖是睡了一覺，可這覺睡得著實是累，身上更是出了些細汗。

她舒展了下身子，聽杏仁問要不要布膳，竟難得搖了搖頭，「身上乏得厲害，我先泡個澡，一會再用膳。對了，派個人去素心堂，就說我吹了風身子不適，明兒一早再過去給祖母請安。」

杏仁一一記下，出去安排了會，很快便將浴池備好了。

沈成延疼愛女兒，樣樣都想給她最好的，當初建鹿鳴小院時可花了不少心思。

什麼琉璃瓦碧紗窗，別家姑娘有的她不能少，別家姑娘沒有的她也得有，甚至冬日裡怕地龍燒得太燥，還專門備著散熱的水風輪。

浴池更是不必說，就在臥房旁特意搭建的，夏日戲水冬日泡澡再方便不過了。當初建成時，鄒氏可在老夫人面前酸了好一陣子，說她一個女兒，早晚要嫁出去，何必花這麼多心思，且襯得她女兒的瑤芳院太過寒酸，豈不是被外人笑話。好在爹娘疼愛，老夫人也說她將來是要嫁進東宮的，另貼補了四姊一副珍珠頭面，才算堵上了鄒氏的嘴。

屋內煙霧氤氳，沈嬈褪去衣裙，赤足踏進溫熱的湯池。

清澈的池水上飄著零星的花瓣，她閉著眼倚在池壁旁，任由熱水漫過她的脖頸，許久後舒服地長出一口氣。

泡了約莫半個時辰，核桃便來為她捏肩搓揉，淡淡的桂花香精油入鼻，她滿身的疲憊也跟著散去了。

沈嬈正要翻個身，就感覺到核桃的手指在她腰間停下了。

她肌膚尤為敏感，更何況是腰間，輕笑著弓身往後縮，顫了顫長睫睜開眼，「癢，核桃妳做什麼呀？」

核桃不安地盯著她的腰，「姑娘，您這裡怎麼都青了，還有些紅印……」

沈嬈跟著她的目光低頭去看，她本就膚白，更何況是從不見日光的身體，而這會如凝脂般白皙的腰肢上有兩道青紅痕跡，襯得她那勝雪的肌膚，帶了幾分難以言喻的旖旎。

她愣了下，陡然間想起這是怎麼來的，她一直知道自己皮嫩，一旦磕碰比旁人容易留下痕跡，但沒想到凌越力氣這般大，不過是掐了兩下，傷痕竟然如此明顯。那會情況危急，她也顧不上什麼男女有別，現下回想起來，她是扎扎实實地跌進他懷中，雙手還緊緊抓著他的前襟。

這種事最是不能想，一想起來，甚至連那雙手滾燙的觸感都能清晰的記起。

到底是未出閣的小姑娘，怎麼能不臉紅？沈嬈頓覺屋內燥熱難耐，撇開眼心亂如麻地道：「應是下午逛花園時，不小心磕碰著了。」

核桃自小伺候沈嬈，知道她家姑娘體質確實如此，稍微磕碰就能留下很久的痕跡，便沒多想，「一會奴婢去拿點玉肌膏給您擦擦。」話說了一半，核桃突地盯著她擔心道：「姑娘，您的臉怎麼這麼紅？是不是哪兒不舒服？」

沈嬈伸手搵了搵風，「沒什麼，是屋裡太熱了！」

核桃看向不遠處正在轉動的水風輪，遲疑地閉上了嘴。

翌日清早，沈嬈打算先去正院陪母親用早膳，再一同去向祖母問安。

可到了才知道，今日母親要見各處的管事，所以用過膳後她獨自往素心堂去。

不想剛出院門就碰上了一臉沒睡醒的沈長洲。

沈嬈看了眼天色，這會早就過了書院早課的時辰，「大哥哥，你怎麼又翹課了？」

沈長洲不以為意地打了個哈欠，「起晚了，反正去與不去都要受罰，還不如晚些

再去。」

沈嬪仔細一想，竟然覺得還挺有道理的。

而恍神的短短半息，他已經自然地順走了她手裡的食盒，她趕忙跺了跺腳追上去。食盒裡裝著她最喜歡的竹節卷，炸得金黃香脆，是因晨起不好多吃煎炸油膩之物，母親特意裝了讓她帶回去餓了當零嘴，沒想到被截了胡。

沈長洲許是真的餓了，手指毫不顧忌地夾著小巧的竹節卷，幾口吃掉了一個。

沈嬪怕他邊走邊吃噎著，便拉著他去長廊坐著吃，順便讓核桃去倒壺茶來。

不消半刻鐘，滿滿一碟子的點心就空了。

沈長洲舒服地伸了伸懶腰，偏頭看了眼自家妹妹，眯著眼在她額頭點了點道：「怎麼瞧著懨懨的，進宮有人欺負妳了？」

昨晚泡了澡本是舒坦了，可瞧見那腰間的掐痕久久不散，又想到進宮一無所獲，更是輾轉反側一宿難眠，自然看著精神不算好。

聽見沈長洲問起，沈嬪護著自己的額頭，一股委屈湧上心頭，可話到嘴邊又嚥了回去。

對方是手握重兵的肅王，連陛下都要看他臉色，別說沒傷著，便是真的縱犬傷了人，除了爹娘兄長，誰又敢為她得罪那煞神？即使太子待她再好，兩人也還未成親。

正因她知道煞神不能得罪，才什麼也說不得。

沈嬪搖了搖頭悶聲道：「才沒有，有太子哥哥在，誰敢欺負我啊。」

沈長洲輕聲噴了下，「這還沒嫁過去呢。」

沈嬪沒心情害羞，只擔心下次進宮再撞見那煞神，想著她哥在書院有不少狐朋狗友，知道的消息多，便存了兩分打探的心思。

「旁的沒遇上，就是遠遠瞧見了隻獒犬，嚇人的很，夜裡作了噩夢。」

沈長洲聞言擰了擰眉，語氣也跟著正經起來，「通體漆黑足有半人高那隻？」

「對，大哥哥怎麼知道？」

「我隨父親出城迎肅王時瞧見過，那是肅王的愛犬，名曰用端，隨大軍出生入死殺敵無數，絲毫不亞於雄兵猛將，甚至肅王還請旨給牠封了犬將軍。」

沈嬪愕然，難怪聽到小兵喊牠用端將軍，她還以為是拍馬屁，誰能想到真是個將軍。

「聽聞肅王此番歸京途中舊傷復發，陛下憐惜胞弟，不僅派了十幾個太醫，還將人留在太后的寧壽宮養傷，想來便把愛犬帶在了身邊。」

他那手勁，可半點都看不出有傷的樣子！

出事後，她一直覺得有些疑惑，平日朝臣進宮都不能四處走動的，更何況是個手握重兵的王爺，怎麼可能身邊沒內侍跟著，還能縱犬遊蕩？

如今得知他暫居寧壽宮，一切便能說得通了，看來就是她倒楣，平白受了場無妄之災？

沈長洲見她的小臉煞白，以為還嚇著，便輕輕地揉了揉她腦袋，「別怕，妳剛進過宮，想來最近娘娘也不會召妳，往後躲著些，那犬將軍再凶惡也與妳無關。」

沈嬪心不在焉地點了點頭，她向來藏不住事，怕再說幾句就會露餡，便岔開話題，「我要去素心堂，大哥哥可要一塊去？」

沈長洲立即變了臉色，「不去，妳也不許說見過我。」

說著就要起身，沈嬪眨了眨眼又道：「竊表妹或許也在祖母那，大哥哥真的不去嗎？」

「那就更不去了，成天病歪歪淚盈盈的，瞧著就讓人害怕，妳可不能學她那樣。」這回是真的扭頭就走，一副避之不及的樣子，與沈嬪夢中全然不同。

雖然她此番進宮並沒試探出什麼，但太子待她溫柔寵溺與往日無二，哥哥更對趙溫窈不喜，或許真是她想多了。

夢就是夢，怎麼可能成真呢。

沈嬪不再胡思亂想，帶著兩個丫鬟往素心堂去。

她到時，沈老夫人剛看完手中的書信，見她進屋，招著手讓她坐在身邊。

「妳二叔父今年怕是又回不來了。」

沈嬪的二叔外放去了蘇州做知府，已有好些年沒能回來過年了，別說祖母想念，就連她也時常記起二叔一家。

有了這封家書，沈老夫人的心情註定好不到哪去。

她安撫了好一會，直到說起宮內的娘娘與太子，老人家才算有了些笑意。

「娘娘和善，太子待妳這般好，妳才更要用心學規矩，等開春了讓李嬪嬪和孔嬪嬪繼續來教你，別到時婚期定下，妳還什麼都不會。」

沈成延並不認同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，不僅親自為女兒開蒙，還請了女先生教她讀書寫字，只是她天賦有限，又被寵著長大，不是能吃苦的性子，琴棋書畫皆是學了些入門便擱置一旁，唯有看書不需要動筆她最為喜歡，也最能堅持。

但隨著凌維舟被封太子，她便躲不了懶了，祖母更是從宮內請了兩位教習嬪嬪，日日拘著她學規矩學女紅，還要學如何管家御下。

之前她生了場病，蘇氏心疼女兒，就讓兩位嬪嬪先回去，待到開春再來。

一聽到嬪嬪，沈嬪嘴角便耷拉了下去，若要說嫁給凌維舟唯一的不好，便是規矩太多，這太子妃可不是這麼好當的。

「孫女知道了。」

「呦呦乖，妳父親如今雖然入了閣，但在朝中仍未站穩腳跟，我們沈家要想回到昔日榮光，可都得靠妳了。」

沈家祖輩曾有從龍之功，被封護國公，可惜後頭的子孫不爭氣，沒出什麼有才幹之輩，不僅爵位斷了名望也大不如前。

直到沈成延高中狀元受到陛下賞識入了內閣，沈家才有了些許興旺之勢。

可偏偏他不是個左右逢源的性子，為人又正派不知變通，得罪了人也不知道，根本不是混跡官場的料，故而沈老夫人只得把希望全放在了沈嬪的親事上，從小在她耳邊念叨，要規矩要識大體，萬事要以沈家的臉面為先，希望她能順利出嫁，將來當上皇后庇護沈家。

若非有疼愛她的父母，與偏袒她的兄長，她或許真要長成個只知家族榮辱的木頭

人。

沈嬪微垂著腦袋，邊聽邊點頭，一副無比認真受教的模樣，實則左耳進右耳出，背書般道：「孫女謹遵祖母教誨。」

「對了，妳這幾日可有去看過妳表妹？」

沈嬪慣性地點了下頭，等聽清內容才又搖了搖頭，「孫兒這幾日忙著準備進宮，沒時間過去。」

好在沈老夫人問也不是為了挑她的錯，拍了拍她的手背，「不怪妳，只是妳表妹命苦，這才來了沒幾日眼瞅又病上了。」

沈嬪最近是真沒關注趙溫窈，聽說她病了有些詫異，「可是受了寒？」

「應是一時水土不服，吃不下東西，我想著妳們都是小姑娘許是能說得上話，妳若得空便去看看她。」

她與趙溫窈本就陌生，又橫了個夢在其中，有些驚扭，這才不願多來往，可如今人家病了，她自然得去探望，聞言便點頭應下，「祖母放心，孫兒一會就去探望窈表妹。」

沈老夫人這下滿意了，笑咪咪地摟著她又說了會話，待用了午膳，她才帶著丫鬟往三房的院子去。